

万文武 著

旷代女杰

梁红玉



春风文艺出版社

旷代女杰 梁红玉

丁文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44.572
www

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代女杰梁红玉/万文武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 6

ISBN 7-5313-1855-5

I. 旷… II. 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51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凌源市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9 千字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2

印数: 1-6000 册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颖

责任校对: 晓 舟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855-5/I·1615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一	那一双眼睛	1
二	骗了他	16
三	难遣的情怀	35
四	金山遇险	59
五	仇恨的报复	68
六	独秀峰幽	86
七	喜相逢	103
八	擒方腊	122
九	“大夏龙雀”	134
十	潯沱河之战	158

十一	火烧浚州大桥.....	184
十二	铜脸娘子军.....	212
十三	情之为物.....	236
十四	苗、刘之乱.....	253
十五	单手擒贼.....	272
十六	跑了宗弼.....	290
十七	大义朝天.....	305
	后记.....	326

一 那一双眼睛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正月。

江浙一带，因方腊起事，形势异常紧张。就在上年的十月九日，方腊在他的家乡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杀里正方有常宣布起事。因为这里的百姓被朝廷兴的什么“花石纲”闹得够惨的了。所谓“花石纲”，就是因为当年徽宗皇帝赵佶性好书画竹石，于是一批奸臣像蔡攸、朱勔之类，便投其所好，派人四出搜集，刻意诛求，什么名人字画，珍奇古玩，小到一花一草，大到古树石山，只要被他们看中了，用黄帕一搭，便是钦点御物，谁也不敢再去动它。设若照顾不周，便有破家死人的危险。这些物件临到启运时，不仅随意破人祖坟，毁人房屋，遇到那些个大山巨木，若有桥梁城门过不去的，甚至折断桥梁，凿穿城廓也在所不惜！别说地方百姓被它闹得民不聊生，就是州县长官也叫苦不迭。加之这些“花石纲”的采访使，个个如狼似虎，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直闹得个天怒人怨。所以方腊一起事，四周的百姓便云起而风从，一下就聚集了好几万人！十一月初一，方腊自称为“圣公”，立年号为“永乐”。十一月二十九日，便顺利地攻下了青溪县城。十二月二日，攻下了睦州。一时附近州县诸如寿昌、分水、桐庐、遂

安，都被拥护方腊的起义军所占领。十八日进而攻下了歙州（今安徽歙县）的休宁县。二十日攻下了歙州。二十四日，又攻下了富阳、新城。二十九日，攻下了杭州。这一路真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杭州是徽宗皇帝许多爱物造作局的所在地，又是他“花石纲”的指挥中心。所以别的地方丢了尚无所谓，惟有这里是万万丢不得的，丢了，皇帝老儿就没啥子可玩乐的了。所以杭州一失，徽宗便急了。正月初七接到杭州的紧报，当时就委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领枢密院事的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为了一举平息方腊，甚至不惜取消了和金人联手攻打辽国的准备工作，将屯聚在陕西的六路十五万番汉精兵，火速调转南下！这六路兵马是辛兴宗、杨维忠统领的熙河兵，刘镇统领的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领的环庆兵，黄迪统领的廊延兵，马公直统领的秦凤兵，翼景统领的河东兵。这十几万大军在殿前副都指挥使充宣抚司都统制刘延庆的统一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往江浙挺进。刘延庆以大将王渊为先锋，于正月中旬已抵达江淮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尽管朝廷上上下下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兵荒马乱，但是作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杂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之地的京口，不仅是因为它是长江重镇，水陆码头，而且还因为它是历史上有名的“铁瓮城”。唐代诗人杜牧之就曾有诗赞道：“城高铁瓮横强弩”，以其坚固，所以它依然繁华如故，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战火已经燃烧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正月中旬，正是隆重的元宵节。因为这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人们便把它看作是团圆的节日，不仅赏月观灯，而且还要吃汤圆，取其阖家团圆和乐、幸福甜美之意。唐时元

宵节放假三天。到了宋朝，虽然它在许多制度上都是承袭唐朝的，但是对这元宵节，它却放长了三天，一共是六天。而宋时的京口，似乎更特别，这一带的元宵节，是从正月十一就开始闹元宵起，一直要闹到这月的二十日才结束，足足地要闹它个十天。这十天里，照例“金吾不禁”。金吾是汉以来执掌京城警备的衙门。古时都市大都是要实行宵禁的，一到了晚上，便不准有人在大街上行走。但在元宵节期间，人们却可以玩个通宵达旦，彻夜狂欢。正月十一日为上灯节，家家要吃汤圆，汤圆都是香、辣、甜、酸、咸五味俱备，有荤的，也有素的，花色繁多。这天，各家首先在自家灶前点上灯，然后再点燃家中各处所悬挂的各式各样的彩灯，是为“上灯”。这些灯要一直亮到正月十二日，在阖家吃过面条以后再取下烧掉，这就叫“落灯”或“灿灯”。所谓“上灯圆子落灯面”，吃面条取其长寿之意。一家人不仅要团圆和美，而且还要个个都长寿。正所谓“花好月圆人寿”。

京口元宵之夜，有钱的富贵人家，在自己门前扎起彩灯排楼。那些排楼，一座座的巍峨壮观，竞争奢靡，一户要比一户好。就是那些穷家小户，虽然在气势上不能和大户人家相比，便都着意在一个“巧”字上大做文章。所以千家万户，异彩纷呈，各极其妍！谁家的心思巧、模样俏，便成为一时的骄傲！所以这样一来，便把个十里长街，打扮得灿烂辉煌。入夜以后，不仅灿同白昼，而且争奇斗巧，移步换景，令人应接不暇！有诗人赞道：“百里楼合天不夜，看祥烟瑞靄相缭绕”，可以想见灯火辉煌之盛况了。更有那十字街头，或者市井广场上，为大商户或贵族之家所扎成的鳌山蓬莱，那上面用灯火做成的各式神仙人物，奇禽异兽，由机关操纵，更是个个栩栩如

生，飞舞游走，竟像真的一样。逗得那些游人驻足围观，舌翘不下。

元宵节市上的人，可以说是都从房子里移到了街面上，老的少的，俊的丑的，就连那平日深藏不露的，今日也毫无羞愧地展现在大街上，放在了人们的眼前。这些人肩摩踵接，熙熙攘攘，你看我，我看你，是看灯，但更多的还是意在看人！固然男的喜欢看女的，其实女的又何尝不喜欢看男的？禁锢一旦打开，一年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这一双眼睛就显得不够用了。正如有的词人说的：“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许多的“胡觑”，这是多少坦率而又大胆的色眼哟！特别是对那些俊男倩女，于是绝缨掷果，你拉去我身上的一些什么装饰品，我塞给你怀中一枚什么果子，虽不认识，也许连姓名也没有留一个，只是一时高兴。有这样肆无忌惮的男女交往，教人怎不喜欢这个元宵佳节！更有那些彼此有情的人，平日难得一回，这时既然金吾不禁，索性来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个元宵节，留下了多少美丽的诗词和佳话！那满街的人，连簪子耳环掉了都弯不下腰去拾，因为人贴人，连弯腰的空档都没有。鞋子踩脱了，那就只有光着袜子走路。所以节后的大街上，满是掉下的首饰和被踩脱的大小鞋子！一连几个狂欢之夜，在这里说笑也没有禁忌，议论别人也不为非礼。因为太嘈杂了，说话彼此听不到，除非附耳而语，再不然就只有大声的吼叫了。这样的嘈杂声，掩盖了羞愧，更便于悄悄的传递情话。听的不高兴了，杵说的几句，说的也不会感到尴尬。

许多怀有奇术异能的艺人，歌舞百戏，都趁这万人空巷之际走出勾栏，来到街头表演。他们不是为的赚钱，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技艺，给欢乐的人们凑趣。

宋代许多大都市都设有“瓦舍”。瓦舍就类似今日的“民众乐园”。规模大的瓦舍，有勾栏棚几十座，可以容纳数千人，瓦舍勾栏上演的伎艺名目繁多，诸如小说、讲史、小唱、诸宫调、合生、武艺、杂技，还有各种傀儡戏、影戏、说笑话、猜谜语、舞蹈、滑稽表演等等。时有文字记载：“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勾栏中的这些女艺人，在当时统统都称之为“勾栏伎”。她们莫不色艺兼优，魅力夺人。别说平民百姓、文人学士喜欢与她们交往，就是当年的皇帝，纵然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也纷纷为她们而倾倒。这些勾栏伎主要是献艺，当然，也有卖身的。

京口瓦舍勾栏中的鲍家班子从正月十三日开始便在这里演出了。由于他们这个班子的节目惊险而又技艺精湛，所以围观的人特多。“掉刀鲍老”在当时是极有名的。虽然在同一广场中有翻筋斗的，踢拳玩打的，蹁跷子唱曲儿的，说书的，演皮影子戏的，但大家还都是宁愿往这挤不动处硬往里挤，钻不透这人墙的便只好踮起脚尖在前人的耳根处晃。你晃我晃，万头攒动，像风吹麦浪，确实要算不小的骚动。

这时正演“七圣刀”。

只听得一声炮响，一阵白烟滚滚，顿时在整个演出场地弥漫开来，宛如翻腾的云海。云海中忽地冒出一群披头散发，脸涂斑斓油彩，浑身刺着青色花纹，着蜡染青花短衣，腰束宽边锦带，手执钢刀的男子。细心的人数了数：一共是六个。只见他们一现身便不停的游动，渐渐地形成一个圆圈。圆圈中忽地又冒出一个老儿，头戴金花小帽，手执白旗。认识的便说：这就是掉刀鲍老。鲍老将手中白旗一扬，游动的六人便同时停下。他向四周作了个罗圈儿揖，扬声说道：“在下鲍家七

圣，在这里为诸位看官献上一场真刀真枪、见血见肉的搏斗。但是，小老儿在这里要事先敬告各位的是：纵然我们彼此砍下头来，也请大家不要惊惶走散。因为我们就是要请大家见识一下我们这接头斗颈的神圣功夫。呔！光说不算功夫，说演就演。”“刷”的一声，白旗往下一挥，六人一矮身，七把钢刀同时展开，场中顿时就像是云海中凭添了七束闪电，又像是白色的海浪中翻腾着七条青色的蛟龙，映着四周的灯光火把和那一天素月，幻化出诡异的光华。一时刀与刀相撞，金铁交击声疾如炒熟了一锅蚕豆，一片爆响。忽然，红光一闪，喷起一道血雨，在人们的惊呼声中，一颗被砍掉的人头弹往高空，还未等人们看清那脸颊上的油彩，只见得一闪，便复又落入烟雾之中。一会工夫，一颗、两颗、足足有六颗人头，就这样被砍得弹起、落下。场中只剩下了鲍老。众人因为事先已听过招呼，所以此时都屏住声息，连大气也不敢出，眼睛紧紧地都盯着鲍老，看他怎样收场？鲍老捉刀而立，环视一圈，大有将军血战杀场，杀遍了所有敌手，最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苍凉寂寞的意味。只见他一声清啸，有如猿啼。他掷下钢刀，就地将人头拾起，从烟雾中扶起一个没头的人身，将那头安了上去，那尸首便也就站住不倒。就这样，鲍老拾一个人头，安一个尸首，不一会六人全安齐了。他便围着这六人作法，口中念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围着这六人，边念边转，愈转愈疾，忽地白旗一挥，又一声炮响，白烟如风卷残云，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场中现出好端端的六个大活人，站在鲍老身后，左手执大刀，右手拍胸，一齐向四周的观众躬身致敬。这时四周爆发出的轰然叫好声，连地皮也都要震动！

本来，元宵节在街头演出的这些节目，有的是官府组织

的，有的是大商富户用钱聘请的，也有四乡艺人趁节日自动赶来卖艺的。但不管是哪种，观众看得高兴时可以赏钱，这叫“打彩”，有那些恶少恶作剧，故意将银钱专往漂亮的女艺人身上打，纵是被打疼了，打青了，你也发作不得，因为他毕竟是在“赏钱”。自然，也可以白看不给钱，因为这是闹元宵呀。许多人出来唱呀跳的，不就是为的高兴嘛！但是鲍老这里的节目太精彩了，所以周围的观众，不等鲍家班子的人托盘来收钱，便如飞蝗般的将银钱大把地扔向了场子里。

就在大家抛钱时，忽然一棒锣响，灯火高举，场中竖起一根十多丈高的木杆，从木杆顶端牵下一根长约三十多丈的绳子，斜斜地一头钉入地里。这时一个女子红衣红裤红头巾，甚至连她那脚上一双绣花鞋也是红的。宋时的女子都是小脚弓鞋，所谓“三寸金莲”。但鲍家班子似乎来自瑶峒，所以这个女子却是天足，大家虽看惯了小脚，时兴的是以脚愈小为愈美，但对着这一双天足，谁也没有觉得它不美，反倒觉得这双脚柔若无骨，比起那硬杵杵的小脚来，与这绳索更相吻合。只见她踩在那斜体引上的绳子上，有如一朵红云，冉冉上升，十分稳当。别处也有绳伎，但她们上绳大多是凭借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或是一把花伞作平衡，能斜斜地在绳上走上竿顶也已算是不错的了。而这红衣女子却不是手持长竿，而是左右手各执了一柄长剑，甚至也不是用来保持自己的平衡的，她居然有本事在绳上舞剑，居然如同在平地上一样，翻腾跳跃而上。这种高空走绳原有一个说法，传说古老的南疆，有座高山。山上有三个巫神，经常兴妖作怪，残害百姓。因为山高绝壁，猿不能攀，鸟飞不上，所以连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这时有一个青年叫乌布力的，艺高胆大，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箭射绳入绝

壁，然后便像这样在万丈深渊之上踩绳而上，终于杀死了那三个恃险为恶的巫神，为人民赢得了和平安宁。后人为了纪念乌布力的功德，便在年年的庙会模仿他的这种英勇行为以示不忘，后来逐渐的引以为乐，便演变成了今天的这种绳技。所以演这种绳技，讲究的便是武功，而且一般的虽有武功，轻功差的也演不好这个节目。只有武功轻功都狗撵鸭子——呱呱叫的，那才叫人看了过瘾！

说话间只见那红衣女子已将一双长剑舞得如一团银光。十三的月亮，已经是够圆的了，那如水的清辉洒在这团剑光上，好似闪电照着一团银雨，只是这些银雨，又似不甘心落下，而要如怨鬼般的互相纠缠在一起，似在互相追逐穿插，又像是彼此在挣脱离去。若即若离，似歌似泣，恩恩怨怨，纠缠不休，看得人心也那么紧作了一团，随着它愈升愈高，愈悬愈紧。待她到杆顶，那一团银色光华正炽之际，忽地如水银泻地，银光顿敛。露出一位清秀的红衣女子，一手捧剑，一手正搬着一只脚，脚心朝天成一柱撑天式，背着圆月而独立杆头，那背后一轮圆月，就像圣女的光圈，并在她整个的人身都凭添了一圈银色的光辉，又似月中嫦娥，竟要跨月宫而出了。这时大地沸腾了，周围是疯狂般的叫“好”声、唢哨声，个个手舞足蹈，抓耳挠腮，比刚才更火爆！就在大家狂呼乱叫，忘乎所以之际，她忽然一晃，倒了下来！一时狂欢成了轰地惊叫！那万口一辞的“呀”字是多么惊心动魄！好在紧接着大家懂了，这只是一场虚惊，因为那女子没有掉下来，而是倒挂金钩地稳稳悬在那里，大家这时反倒叫不出好了，只是紧按着嗓子，怕那颗心禁不住的要跳了出来！

这次大家不是往场子里丢钱，而是狂呼：“要她来！要她

来！”大家一定要这个红衣女子端着盘子到自己跟前收钱才给。不是为的刁难她，也不是舍不得施舍，而是大家一定要在自己近处亲眼看一看这个有本事把众人的心提上又摔下的俏姑娘。

这不，这时有一个汉子，竟拿出一柄通体镶着宝石的极为精致贵重的小剑放在了她的盘子里。这柄小剑太精美了，上面每一颗宝石都价值不菲。她不由得要在接受人家赏赐时破例地看他一眼了。她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那人也拿他的一双大眼睛在看她。那一双大眼，精光如电，恰又温柔似水，就那样清澈地能流到人心里去，看得她的心一动，脸便不由得一热。她赶紧低下了眼，不敢再去看它。只是就这一瞥之下，她还看了他有一对挺拔俊逸的浓眉，益显出那眼黑得深沉动人。只是那张脸上却满是风尘疲惫之色。高高的个儿，年纪总在三十上下。从服饰看，显然他是刚到此地不久的西军中的一个下级军校。她的眼睛低下了，这个军汉的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他就那样肆无忌惮地直直地望着眼前的这位姑娘。只见她二十来岁，长眉凤目，那一张漂亮的鹅蛋脸上，于妩媚文雅之中，却透出几分不是汉家姑娘所有的野气。无怪人要讲究一个缘份，这个军汉从北到南，十几年军旅生涯，闯荡的地方多啦，更见过不少的女人，那么妩媚的却并不在意，倒是这位有着几分野性的姑娘，把他的眼光给吸引住了。

“军爷，您这贵重的赏赐小女子不敢收，还是请您收回去罢。看得起我们小班子的演技，赏几个小钱也就够了。”这姑娘虽然低着头，话却不卑不亢。清脆的声音，如黄莺出谷，声声入耳。显然，她虽卖艺却并不看重财物。

军汉说：“这剑是我送给姑娘的。按说是红粉赠予佳人，宝剑送给英雄。但我看姑娘武艺超群，在我心目中，你便是英

雄，而不敢作平常女子看。再说这柄剑原是我十六岁那年在一次和西夏国的战斗中，亲手杀死了他们的监军驸马，从他身上得来的，原本一个小钱也没有花，所以你不必看得那么贵重。更何况我在阵前作战，用的是大刀长矛，这小小佩物于我没有什么用处。我知道姑娘家喜欢小玩意，你既武艺这么好，我想这把小剑送给你，你一定会高兴。你让我们大家都高兴了，那么，我也让你有个高兴，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和她一起端盘子收钱的师姐崔素珍，拿过剑看了看，月光下，璀璨玲珑，真令人爱不释手。便说：“我说师妹，既然这位军爷诚心要送你，你就收下好了。你要是不收，岂不让他难堪！”

“是呀，”军汉笑着说，“还是你师姐爽快，快别教我自讨没趣！”

红衣女子见他这样说，便深深的福了一福，说：“如此，谢谢军爷！敢问军爷尊姓大名，小女子不能受了人家这么贵重的礼物，连是谁的恩赐都不知道！”

军汉说：“‘恩赐’就言重了。我刚才说过，这对我是无用之物。不过贱名倒有一个，我叫韩世忠，还有个浑名叫泼五，让姑娘见笑了。不知姑娘芳名可以见告么？”

崔素珍抢着说：“江湖女子，又不是大家闺秀，一个名字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我师妹叫梁红玉。我是她师姐，叫崔素珍。都是这鲍家班子的。不过咧，”她说着将梁红玉一拍，“她是我们班子里的台柱子，我惭愧得很，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

“师姐！”梁红玉阻止道，“柱子怎么啦，是多了一只眼还是多了一条腿？配角难道不是一样重要？生分！”

韩世忠说：“两位名字都好！梁红玉，难怪你一身都是红

的。崔素珍一身皆白。一红一白，你们师姐妹在一起真般配，红的像火，白的像雪。”

崔素珍说：“你说错了。我风风火火的，杈把子一个。她才像雪，冷冰冰的哩！”

几乎过了辰时，鲍家班子这才回到了住处。往常梁红玉演出回来，吃过早点倒下便睡熟了，那固然是因为演了一晚上，累的，但也是因为她心里不存什么事，舒坦。

其实也不是不存什么事，只是她心性高傲，性格开朗，些许小事轻易不放在心上，纵有大事，也提得起，放得下。虽是女子，却从不婆婆妈妈。

可今天她倒在床上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了，心念念的憋不住总想把那柄小剑拿出来。其实她早就看得熟了：那是一柄长约八寸的小剑，兽皮剑鞘，鞘尖和吞口都是黄金铸造，黄灿灿的。周身的花纹也是金丝嵌就的，并饰以许多红蓝宝石。整个剑柄更几乎全是宝石攒就，它们闪着各自的光，斑驳陆离，奇光幻彩，通体华贵而璀璨！她忍不住再次抽出小剑，一股寒气，砭人肌肤。那剑身虽短，却像一汪清水，要不是因为它反射着光华，你几乎忘了它是固体！她将自己散乱在枕上的一头乌发，拿了一根搁在剑刃上，那头发便自动地断作两截落了下来。古人说的宝剑可以吹毛得过，看来这话不假。她还没有用力吹，全凭头发那自己如丝的重量，就也经受不了而切断了！她更从心眼里爱上它了，因为这并不是一柄只外表华丽的装饰品，而是一柄真正能削铁如泥的防身利器！她小心地将剑插入鞘中，一时就那样拿着，心中升起不知到底是喜还是忧的复杂情感。作为爱武的她，得了这样一柄精致的利器，自然是喜之

不胜的了。但也正因为它太难得了，一旦来得太容易，反而使她又害怕拥有它！她不知得来是好还是坏？韩世忠虽然说得那么轻巧，但这剑本身毕竟是稀世的珍宝。何况他至少已保存了十多年，一直带在身上，可见也是他心爱之物。一见面就送这么重的礼物，正合乎孙子说的：“币重而言甘，其志不小。”未必真的就是看重了她的武艺而没有其它的什么别的企图？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儿女之事，岂有不知？她怕韩世忠拿出这贵重的礼物，是作为定情之物的呢！自己本是逃婚出来的，难道大仇未报，又要陷入孽障！？

她不能不沉思了。

原来，梁红玉是世家之后。她的祖父梁顺孙，字景枢，老籍高要（今广东肇庆）人。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住桂州观察判官，负责监察今南宁、邕宁、百色等峒金坑。景枢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对这些尚未十分开化的峒民，抚以恩信，从不欺凌他们，更不贪图他们的金子，所以这些瑶峒的首长都非常爱戴他，不仅不再反抗朝廷，而且“民归之如市，州人德之”。然而只因梁顺孙是王安石的学生，也是被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王安石下台以后，便为王安石敌党蔡确所陷害。当朝廷派人来抓他的时候，幸好他的儿子梁畏时为瑶女蓝木木所救。蓝木木便是梁红玉的妈妈。因此身为汉族的梁红玉，身上却有一半血统是瑶族的，具有一种混血儿的特别的美，一种于绚丽中又复带有山民野性之美。后来梁畏时在广西的瑶峒也躲不住了，便和蓝木木双双逃了出来，逃到浙江青溪峒。青溪峒有个老奴老木骨是蓝木木同族，梁畏时夫妇便在青溪峒深山的漆园里躲下干活。这片漆园便是而今起事也当了皇帝的方腊的。

宋时判官主管地方守备和司法之事。当时广西一带多属蛮